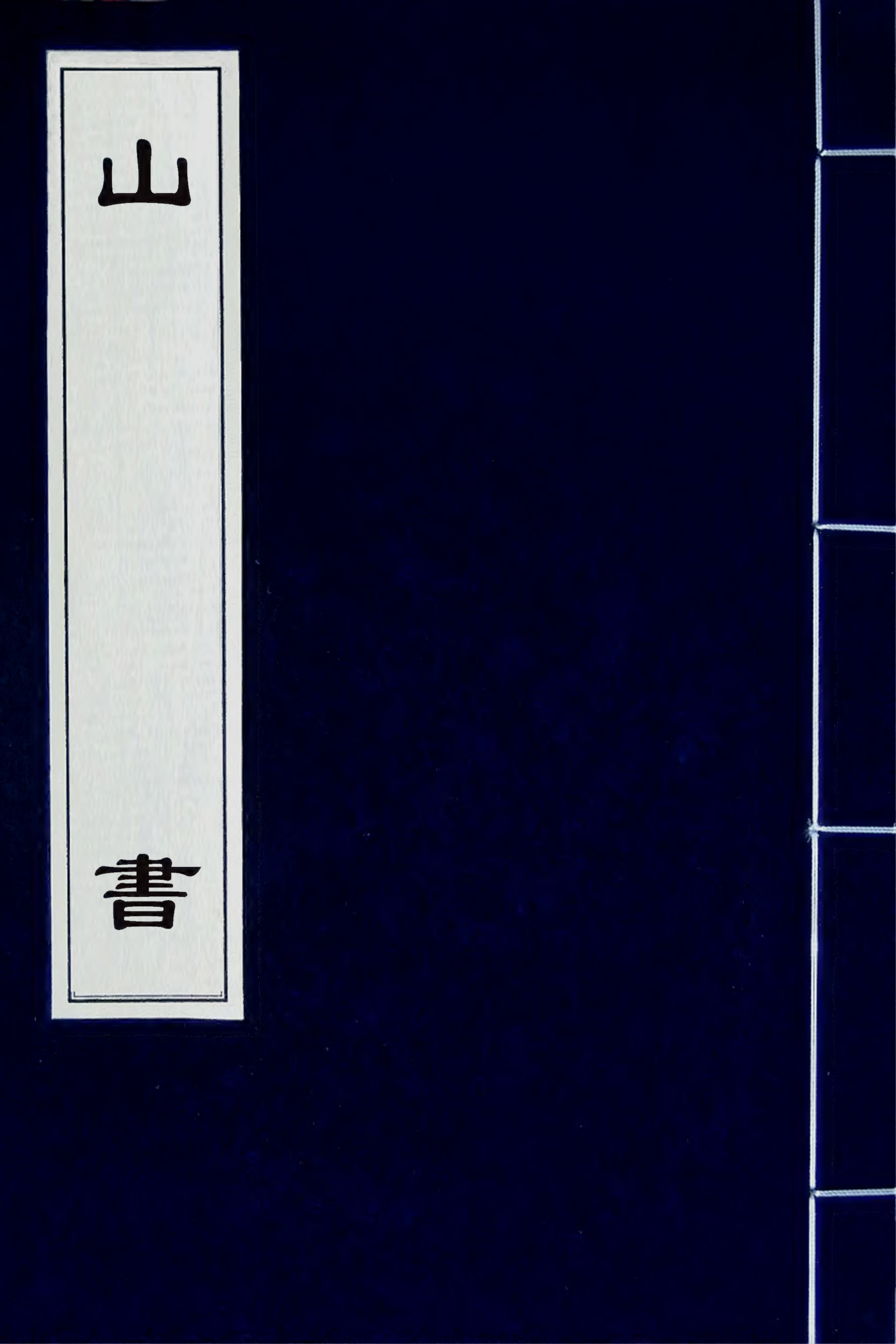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專察吏安民除奸清暴屢旨嚴飭概不遵依如關防夾嚴舉劾失當供應侈靡罰贖濫横弊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以振揚法紀都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糾何人朕今專責巡按痛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廉卓循良參劾必大貪巨蠹果肯實心奉行自然有造地方若

但修飾虛文勉循套件託名巡按徒滋騷擾于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將欲于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以示勸懲

科道陞轉

正月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適來唯以京堂為優若陞監司便曰易轉豈敢壁裁彝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深勞著將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升授監司不使仍設年例正閏等項名色如果聲望著隆治行超卓方與入

陞卿寺或徑陞巡撫朝廷務求練達整飭封疆即在內
補卿並需老成幹辦必內外互轉方可祈躁競獲實才

都尉就學

正月駙馬都尉鞏永固疏言駙馬就學成弘以前赴監
考驗嘉隆以後在家習教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
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適年不補失與其設員無定徒
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之適橋門環聽
瞻棖闑之有容覆圜序宥赴騶虞之合節先朔駙馬若

梅殷存堅趙灝家莢井源慎敢石璟或著郡封殯或宣
猷樾府豈非鬱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流上命褒嘉之

蠲租恤民

二月諭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甚切于愛民而澤無由
以下究總因年來軍興繁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愈
窮出既多而入亦倍凋瘵日甚展轉堪哀兹者將頒赦
宥之仁大布蠲徵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

留起解本折錢糧盡行蠲免嘉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
重徵混派其有司凡十二年以前舊欠參罰者俱准開
復令其盡心撫字一意收民所有應蠲欵項開列于後
古今治平無異術首須本固邦寧億兆有同心全在上
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民蠲舊徵新豈曰得
已而不已佇俟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徹蠲盡豁之期朕
戴四海為家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止增楚撫

三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頃者中樞因以逆闖窺荊條上江防事宜因有增設武昌巡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割隸郡邑端緒頗多意未盡善而臣就大勢觀之竊獨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楚罹寇禍十有餘年撫楚土者凡數易解紲纓挽項背相屬疆事之潰決自如也蓋非巡撫鮮少之為患而人不稱其官之患即稱矣又勿克竟其用盧象昇方孔炤袁繼咸輩豈不表表稱矣望而或以移或以讒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

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驕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鞠為蕭蓬盜窟虎衆出沒左右不聞鳴笳注誓發策以抗其突騎者頃工游再躪領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竭負蓋不獨江北之乜耶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絲之掛千鈞無完理矣再一二年賊不滅勢且無民三戶其為甌脫手而今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為賊而力驅之者臣是以嘆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言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

中軍胥吏與臺之屬事事取設費且無算新撫郭景昌
受命伊始已不免于大祭之時令又欲募至萬人餉從
何出刀俎遺子得死爲徵其誰思開加派之口舍是又
無從得食恐刮剔之害究歸于民一不可也楚已有兩
撫三撫十五郡之間牙斧相望藩臬諸司既已疲于奔
命今再增一撫則是下之承令者常一而上之布號者
常六也文書填委耳目眩瞀必且殫營竭智相爲周旋
縱飾游深本業盡廢多指既及乎亂視一柄何貴乎兩

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已匱一切轉輸供億恃有江南今既各長其人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乖睽雖魯析可以開鄰而楚波安能及晉主客公私之費何筭支吾兵火殘黎有同坐困三不可也鄖陽一郡據豫秦楚蜀之衝地廣萬山俗稱獷瘠往流民叢居餘風未殄伏莽之憂需時而動剿數般施叛奸人生心戢暴綏良談何容易今謂此一撫兼關輕重輒有動移脫復變起倉卒誰執其咎且聞曾見賠累死枚窺據與穿谷

四省襟喉等諸一鄉四不可也一撫一鎮法令相維各省皆然體制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撫既已多寡偏畸今又益而四之是衆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帥作奸中軍初既無所秉承後且規為玩御人情多則不貴少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于兜鍪之數既虧大體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厲兵秣馬惟賊是求者督撫之事也扼險固圉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若該撫舍戰言守舍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更效何

職况按鎮悉駐鄖土荆鄂並有道臣穿容護各辭難不
關緩急其不必增若一疆事之壞由于多官龢改朝更
乞無成畫即以三協論僅止一總兵而辦今增大帥六
副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里數官紛紜委沓養癰棄
舍斯弊也明何可再取備員致乖實效及今不革恐百
兵置一帥數邑置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增者二至
若巡撫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危揆衆當計久長
論事須覩大局目下宜急易恭撫俾辦恭賊而檄孫傳

庭一意出關以掃蕞爾之寇必擇沅撫仍僑駐荊而檄
楚鄖二撫首尾夾擊以成犄角之功發言盈庭曩歸謀
斷此臣所由效忠告于樞臣也撫臣爲一邦司命三楚
尤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續擇有司以救凋
殘酌芻餉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毋叟百姓以
養豪強練水陸之軍實俾一以當千消有會之隱憂俾
鴆毋　目一瘼已足何利藥多此臣所由效忠告于三
撫也伏乞陛下下職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採酌賜停

罷楚事其有瘳乎

養民致賢

三月原任湖廣巡撫僉都御史万孔炤疏言臣恭承聖問謹以臆對内外勢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皇上勵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竭力勉强然尚未能寬君父憂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惟兵與餉臣以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亦費貲財乃其源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

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
業今者欲收中興之功須倣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
創于南和不交征于西北成祖開創于北胄不假借于
東南各就其土人民拓基無統四海既一且猶不盡括
天下之財每預行蠲租留庶在下教訓倫兵樂利久長
至于今日國勢人心大不同者大通業教人無厭而貪
官汙吏復吸之梟兵悉將復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所
餘我何幸遇皇上大德好生亦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讀

而感泣矣以生道四殺逆天下將可盡滅有期矣乃恐
臣鄉見所謂養民致償者二焉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
兵燹之地有城郭盡墮者有四境盡殘僅留空郭為兵
馬營塲者然土著之民戀土難舍每傍山依水結寨相
團如不亟求聯絡胥化為盜亟宜選熏幹武略之吏多
方招徠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立墾屯比林禦
庶使中州江北楚豫畿內等處今日極殘敝之區即轉
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為兵民自為餉可以不煩朝廷

處置但其施為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變變則通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閒自能復盛矣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洩洩尚急催科下怨衆攜恐蘊星火宜亟防禱董察課守令刑清訟簡收拾輿情剽擊豪强毋令胥盜祇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輸盜賊不起即如睢寧知縣馬岐鳳勸民為兵結求三千獨抵巨敵復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拔而用之盡如此輩是以不以兵餉煩帑計也望上體念遺黎蓋蹈

十二三四年逋稅又于中州將錫三年恩波浩蕩然賢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自徵收各處錢糧未清務宜稽覈徹底使蔀屋之下皆沾實惠此養民之大略也賢者以佐籌帷幄為上疏附禦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佚互恤和衷協恭取長棄短獎直懲詖勿分畛域乃克有濟今侍從清班之臣競陶職業尚有暇時惟封疆外吏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費匱乏或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動易牽掣所為

極難方今叛將驕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者由貲材不足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吳工多方鼓勵以必得豪傑之效則養贍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餉雖有時缺然不無侵冒誠得實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簡練見在之兵如謂餉單兵羸或一人并二人之糧改弱為强選鋒在前常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不多結束部伍為救急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庶幾萬難措處之中先立規模郵次條緒而為之必有實 我皇上

撥亂反治之道是在今日矣

閣臣督師平寇

三月諭內閣輔臣朕以內外交訌昕夕靡寧近報楚寇披猖益逞荒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天討親征次輔吳甡忠略壯猷洸雄歷練具能仰體朕意靖亂安民茲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總率調度各督撫協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裡監馬五十匹用示眷禮外

再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小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胷背一百疋各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卿等傳與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甡承命督師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來討將選兵遲回慎重西北東南須行䟽便似于朕將遣之意不協未出都門意義又周若在行間

制勝可知其遥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著
如數星赴軍前聽秦督統率調度其隨請　回籍後逮
至京議成

招撫土寇

四月詔朕奉天子民以除暴安民為急務近自闖賊煽
亂肆逞凶殘致我窮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情良深
巳有旨蠲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屢經砍傷之餘聲援
遥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劉投土寇人等結衆抗

賊保守地方屢報捐均能用命或原係衿并或已署
名銜義勇如雲而未盡悉雖間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
而實則義存保國不乏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
宣諭赦罪錄功務各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仇之氣但
能擒斬偽官者即與授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
破賊恢城獻俘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其餘部眾或編
入鄉勇一體團操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
或護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胥兵役生端牽撥遲者

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勵不時奏
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
又稱鄧州守備許承業驅逐偽官尤宜先敘着兵部即
與實授以昭朕鼓勵圖功之至意爾等皆吾赤子具有
同讐尚早奮于功名庶共遊于樂利布告遐邇咸使聞
知

詔罷詔獄廷杖

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

無言義當責難則不敢危言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堯舜之主合所學而爲芹藿之獻臣實不能請仍以其學質言之閒諸虞廷之命咎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似夫刑之與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炎蒸省釋諸獄犯復于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與惟新赤子投懷聞者歡動臣于是舉手加額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即有虞欽恤

易以加焉顧小人之納辜可矜而君子之難罹可痛其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大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聖慈之特著者又近言建言二眾臣受創亦復類是使其當日死則又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普及者故臣謂朴作教刑雖盛世亦所不廢而當廷鼓譟之下寧期過慎以卹群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

耻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來罷告遊而人廢更生清積獄而物無冤滯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夫祖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奸巨惡謀逆僭亂之徒非為臣子語言狂戇而設也後雖駸駸失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之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

何異哉致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此遂以成貞
觀之治況陛下淵度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臣畜縮
苟且擇便圖安赦自為是頃者士氣日就茅靡人心日
見頹喪毋論裂麻逐諂事不敢為即伏閣犯顏亦云希
覯不肖者樂為阿比而賢者亦習于斂藏其始或正存
乎懼刑而其後必羞趨于持祿被祝莫砥可為深憂者
俗移風是在陛下誠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故心

苟真罪狀難覔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笞歷辱實與翦除允若茲則士之廉耻立廉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知力畢奮純節砥礪亦其不折者可使耳臣同官陳嶼龔巽之言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道守官都金遂使者即陛下之兵蘇息斯語慄焉汗出錄銅饒菜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蒸義無復詭隨僥倖之訛世道其底于醇理乎

閣臣視師

四月遣閣臣周延儒視師勑曰卿忠猷奮發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防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逗遛觀望抗違遲悞軍機立行參拏重者徑以軍法從事不得寬縱有功者立行陞賞仍着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

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
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悞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茂
勞深朕方倚賴勛勤不忍暫離左右勉從敦請代朕親
行指日功成即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跂望至意
因卿登時就道即着將文淵閣印携帶應用行有懋賞
用酬厥勲卿往欽哉故諭

五月輔臣延儒遂朔同各輔進官蔭子賞賚有差又諭
首輔代朕視師勞績著聞加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

緋衣一襲答輔公疏辭恩典奉旨卿等宣力勞深弘猷
匡贊酬叙原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其
宜祇受不必遜辭

處分行輔

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
謂爾有蒙蔽事情朕不忍言爾等據實議奏及各輔臣
公揭陳救諭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疏及府部議本
朕心惻然不忍首輔功多過寡佐理有年朕不能盡用

其謨猷朕不能體量其志向皆朕之過應免看議處分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馳驛以昭朕保全優禮至意特諭是年十二月錦衣衛取廷儒至京令刑部會議內閣公揭申救言遵蒙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凜奉嚴威俯鑒覆覈方負罪惕息悚愧不遑安敢昧死代為籲懇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畀敖千古鮮倫為臣子者忍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網而敢以國體君恩求寬于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廷儒赴台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翻祖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有功多過寡之論但
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
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賂滋彰疵垢多端
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
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
帶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
帷蓋之恩同于覆載非臣等所敢冒瀆也謹擬票進呈

合詞廷請諭旨覽郷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重
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暱奸險營私
納賄及親嚴行附回朝面諭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
設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張皇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
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始從輕處勅令自裁已
有旨了

楚省之變

五月賊張獻忠竄犯湖廣先是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

抵蘄州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
撤江上兵攖城而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
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
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
下文榮禦之賊攻武勝門多殺傷至三十日壬戌楚府
新募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
聖守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
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長史徐學顏與

賊格鬭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復與寵之沉
于西湖楚王宮中積貲百餘萬先朋獻忠欲窺省三司
官請斂萬以贍兵不應楚人益恨王省民被賊殺僇者
殆盡

六曹官許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讀詩之儆棐曰百辟卿
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可見帝王之所以定
衆志而收實用者要于因能以授官綜核名實而群執

事各修其位以事一人即稱綦洽焉國家分設六曹各襄厥職兵農禮樂各有司存第人之才品各異菀枯攸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絕越于職之內者有泄泄巧奪其提躍治于職之外者或與援自持併棄官之提撥不靈或蠹蠹不飭即白簡之糾彈罔忌循資累俸計日待遷直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問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跡從何稽察僥倖免脫徑竇實多就使察處嚴明黜幽允當而至六年中治理行政豈堪屑越又況賢能輩出儘有

克堪大用之人而酌核無憑未必盡起疵冷之色其何以神鼓舞而收用人之効乎臣請合核每季六部各堂上官盡以合属官各官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優應平應煩應簡字樣而其間品望最孚與才猷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詳或徑可列之清卿或取次可膺節鉞或典文衡或授邊計其放下者附一別議處分辰于賢愚以辨勸戒以昭各堂上之提拔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于以課真才而核

實効未必無小補也第各衙門實應之而臣部不實行之不惟未冊置之高閣且或出以示人是我市私而使各堂上斂怨也此冊至應發選司務切收藏仍謄一冊送之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照未冊斟酌或有陞轉不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其故于選司若使各堂原註未確臣部另有聞見如註考優而其人實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顛錯致有後言達于聖聽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准之于

俸則諸弊可滅故當轉即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得聽其淩躐或本衙門重大差委其有必不容不留者該堂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方面道則取郎中之俸深者挨轉郎中員外則取員外主事之俸深者挨轉餘衙門各依此而在外之司道府遷轉者亦各彙列俸冊察照序轉臣部堂上而旁仍列堅長牌將內外各官俸次詳註與衆共見各便稽察惟遐要方面與煩劇省郡閒一采望或行間借才坐名

題請不得不少為通變若非故越序亦聽各衙門官而
執之如此不獨自絕猜謗之隙亦可阻人越畔之思似
為簡當臣昔在南銓曾以此奏上皇上嚴有彙敕北部
每多違聽近日南中官方亦壞似當請乞一併飭行之
者也奉諭旨近來吏治不修由銓規未肅覽奏簡明畫
一深于澄敘有裨以後各部堂每季確註屬員資俸年
月併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推用或別議處分
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混徇如開報不

實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銓署不得受人囑託聽人
避趨事發一體論治餘列册豎碑及留差坐題等項俱
依議南京各部通行申飭

修撰入閣

五月以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先是藻德工書言兵事不敷至是特召而奬之
首輔周延儒在閣語同事曰衙門中正若少人恐工用
之為樞貳及督撫矣語未竟而入閣之命下首輔乃為

之憮然蔡德辭侍郎之銜帝改為侍講學士蔡德又請
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是時內臣力請肴輔延儒
帝已疑之故未果有議廢之事
賜環詞臣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有
救遺忠以作言臣之氣疏臣看得舊詞臣楊廷麟以黃
道周一案革職提問今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麟亦
可諒其無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忠心勁骨學問

御操詞林傑出應照劉同升趙士春等例放還原職祭
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有自奏請宥一疏奉有楊廷麟
本當訊問念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旨則在
皇上鑒原廷麟固不減于鑒原道周也本官原係翰林
院編修十一年十一月具有爾人一誤已甚等事一疏
當事者恚其戇激遂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軍前是
主事其改銜而編修其原職也淹雅文章之彦簪筆承
明慷慨談時遂遭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

合無將楊廷麟復補翰林院編修但改用弘恩出自聖
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上不允

治道本計

五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不關
天行而下人事昔賢所以有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
變恐而易我圖治本謀以爲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
也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臻而內外多
故迅掃尚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召釁之根則亦難

聖保治之術盡自罷斥辭國艱輩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而務拾申韓稍賈唾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姑息為嚴厲而諸臣逐漸化致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惟科斂督扑並行也臣謂周設三征緩其二則既寬餘十失一尚存則病往臣為外吏見有司所急者惟是京邊逋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無一不入考成于是參罰日嚴徵斂日迫小民止此脂膏竭前補後何能為國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賊盜無術取

胥皆並刑與賦俱急則民不得不窮斯盜起矣盜起斯用兵矣用兵斯不得不加派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失民益窮盜益起如闖相轉亂靡有定實非皇上適年以來蠲租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歲穀漸登民稍甦息武乃會殿籍起矣言路開矣厰衛撤矣而或者以寇突荊襄楚凋吳震撫乃行仁義而不致手琴瑟不調又當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宣王撥亂孔棘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與六

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所為勞來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邊外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于甘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灞上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者見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惠不行且惠行不堅耳安有既行且堅而效不顯者臣近過汶上恩縣一帶見所破城邑雖比屋平爐而民心依依猶望闕違而歌仁風即臣

迤邐入長安見一時衆無涌貴役解飛食以視臣前在
刑垣時彞服重足人鮮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適年
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皇上陛特新模一切求賢
納諫輕徭解網弗以內外變故中疑力行罔怠而更嚴
敕諸輔臣協心明謨勿謂近功不奏于休養而以脊責
為不試之術弗謂遂致須期于安攘而以根本為蹈轍
之闡潔已以選賢經文以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
君務使邊塞日靖其烽烟潢池悉歩于平牘而合誦皇

上中興者謂登三咸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猗歟盛哉臣聞元氣凋于爲陷者必剝以歲月之蔭蒼而氣乃復無非願皇上固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用人聽言

五月給事中辛朝薦疏言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逆腹之患日深群力群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上般憂若此而不能剔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

之用武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望工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鈞奇惟皇工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關捷胥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吶吶不能出口然安劉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惡梅詢曾致堯皆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覆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

得之老成練達蓋閱歷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近來督撫中所稱足任者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王永吉亦皆秖實心實做何嘗縱橫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鬭才辯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具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况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求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舌雖望工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辯

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脅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擬拾浮詞識易生厭然聖帝明王詔鮮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旻帝胥以文譏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適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朝參如故且降勅以獎勵群臣敢言雖無

當終不深罪皇上邇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詔賜環雖越級藏猶惓惓聖懷因是群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僉壬敢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遂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工深惻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消後來雷同之漸至于姜埰

置詞外謗百喙何贖乃慾剏之則臣子之罪也明主生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治天下埰家遭兵父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趑趄而不敢盡煩囂雖息讜論亦損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烽火驚心一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爲今日平治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天鳳陽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遣官告廟曰嗣皇帝臣由檢敢昭告于祖宗列聖帝后曰逆魁蔓延久逋誅剪比乃奔突豫楚蹂及陵寢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爰命秦督孫傳庭為督師特畀專征之寄恭行撻伐之師仰冀明威俯垂佑助殲渠散黨成功早奏于師中討罪救民篤祜以對于天下非獨朕躬之庥庇實皆率土以冀休謹酌照遣將告廟舊制命官行禮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獄

聞傳宗龍之殁大慟上疏願勦賊自効許之

之統京營兵援豫至是加督師援傳庭忠義慷慨實心任事初在吏部自請辦賊在秦屢著戰功曾擒闖將高迎祥獻俘于朝烈帝以晉人有黨疑之既命督師之命帝屢下諭催之出關勦賊每值召對時侍臣中有言宜持重者輒斥其為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取誅

六月給事中吳甘來疏言臣山居數載蒙恩詔闕召還

開見條目偽心望上方懋昭賞爵用許來者格亡賜復再造遺黎臣可無猜陳矣臣從南方來抗脫楚事而于僭題竊藩者不能無訛處此也荊襄數郡故東南要害也相繼淪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根盡矢竭也非有詭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無備也撫道諸臣率竊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藩乎天子眾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為親迓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風鶴既傳一朝委

去匿身逃法工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
能仗劍登陴致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空城以待賊
來猶曉曉推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也不
必人貔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戒不虞
也修練倫儲明旨謂何令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皆須
擬移徙一局爲將來蒙飾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
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無端搖逆反資奸人得志矣
夫使守臣而誠護藩也平居則欲披德意調撫軍民俾

無啟忽地方有急則沸涯以告此皇上之守土不可失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為國者皇上未嘗不鑒之憐之破格褒嘉無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去進無以對朝廷退不保其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異賴此臣也且功在護藩則皇上之城社民人將誰與守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厪焦勞倘日增而兵餉匱兵日缺而賊餉積總由收弊相沿躲閃甚巧務為恢張之聲究無尺寸之積有一題為可借以掩罪為功則相率效

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令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美
大其名顛倒功罪為將來容乃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
非不分則功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倖邀罰可倖免
驅敵蕩寇將復何時致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皇上
亟垂大法懲往毖來敕令司勦撥者以開警疾馳急王
急難為功司守禦者以竭力同圍免王顛越為功餘皆
無所逃罪庶袞仰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至因逮蕩而反
付皇上疆土于一擲也

賑恤災荒

六月諭朕以眇躬祗膺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于茲宵旰圖廻惟弗克肩荷是懼慨自截南山左一帶極目邱墟荼毒可憫至流賊原我赤子矯命衝行連陷藩封震驚陵寢豫楚江北年被兇殘重以天災洊告蝗旱頻仍奸吏貪官身工揞克横徵暴賦不顧凋瘵以致禍結兵連邊腹交困老羸轉于溝壑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遭此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捬躬内省憂悍良深是用

深自刻責嘉與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以敬發政之
仁念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
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令將省直殘破府衛州縣
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粮蠲免二年未經殘
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奏
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來每頒恩詔雖經榜示而官胥
蠹弊重派私徵蚩蚩子遺豈盡能曉該撫按榜示即行
梓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

有朦洇前幹聽被害人等登時立行拏究加等正罪其飭各地方官通要勸諭農桑招來流徙并禁耗羨寬恤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都着洗心易慮協力分災各殫拯救之方共挽艱難之運庶幾寡昧賴逭愆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罪在朕躬敢忘馭朽之懼群黎福為爾德宜弼諧之思惟本固則邦寧示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奉光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先殿是夜大雷雨看守奉先殿內侍見殿中滿地火光響聲沖殿脊而出殿東獸吻損壞帝次日親行祭慰下諭引咎

援奉舊例

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竊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雁

行㕔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蒙恩拔置
掖垣事猶如故適因機務繁發無定時于是六曹不
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
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
猶必令部堂二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奸
杜漸如此其嚴也況未到科之前收受一憑下役非所
以重王言而尊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亟有請
者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工

夕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
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齎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
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煩臣工黽勉致職倘因此
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端仍以社稷之憂
獨貽君父臣所鰓鰓過計也况天下事無大小以敵心
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
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欲自強不息也亟望聖明俯納
施行將旨各部司官撿本併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規

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憑下役殊非
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内敢心持之行健
不忌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議行鈔法

六月桐城生員蔣臣係舉到京言宜行鈔法且云歲造
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戶工侍
郎王鰲永專管鈔錢亦以鈔為必可用且言初年造三
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千

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
派外每省直鹺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
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帝將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
募商發賣而一貫擬當一金無肯應者蔣永請每貫蠲
三分止當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紛紛各鋪皆卷匱而去
內閣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帝曰高皇帝時
如何偏行內閣對言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
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帝曰正要法嚴

對曰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財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上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擋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採取擾累且關稅例當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名五城勾攝多未學習議于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懌俱發改票

閱揭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叢行為
利甚大而鈔虛錢實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交子會子
謂之錢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是一貫至十貫
凡五等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
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
布而亦不能久惟聖祖時制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
國賞賜諸費皆取給焉而後始漸輕也伏讀御批務要
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于部議推行一款宜加嚴明臣

等竊見會典及律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偽造禁阻壞立界法信倒換爲主至有司之貪羨抑勒撫按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脅之行使恐愚民不可應始從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將臣持論雖堅臣等實未見其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師于凡百官廩俸軍伍月糧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可行而一切榷稅課程贓罰納鈔悉與收受使知用鈔之利俟上下通行耳

日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我亦變通宜民之一道伏容臣
納計臣并蔣臣到閣與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
擬票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
生財爲今日第一皇上慮地方殘苦閭閻匱竭將下制
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
工自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竊揆度時務實有
難以驟舉敢備爲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錢法相副

而行令出銅地方如兩廣川陝河南等處見遭逃恙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則鼓鑄萬萬不能開鑪鼓鑄窮則變法且不能遍布域中而與以易磁爛之楮幣令通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且鈔克必須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領然後或交易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思小民納價買鈔又複輸鈔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等直捷小民不思為便捷旨樂此

轉折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奉行之際有司賢者工體
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猶不爲害如遇不肖借口功
令以威驅民强其所難小民既不甘受必生怨懟激而
成變爲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雖云製鈔
兼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止知銀錢爲重蓄貯行
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銀錢並重在皇上曰尊祖
制在愚民　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此其不可行者
四至于皇上制鈔原欲遍行天下始小複微息今南北

供大益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裨既不能通及其利
息似亦微少當此庫藏匱竭之際先貸二三十萬金錢
遣此不能通行之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見在之金何
若留此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此其不可行者
五且生財之道前人無慮不經籌畫使此鈔行之永久
前人必有先得我心者何至今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
知計臣為國苦心皇上生財睿慮臣揆時務實見其
難以驟行如此伏祈皇上勅部與司臣蔣臣從長再議

暫停日前僕寇悉平息小民豈樂然後舉未晚

劾督罪狀

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縯祚疏言臣因苑志充縱兵淫掠具有前疏即劾允德州增兵之請又詰兵部閣見看以從公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殷憂不敢瀆奏五月望後始聞救寧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旰臣未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否但志充金繳重賂餽附皇華為之先入桃李門牆人仰鼻息泳跡如臣亦惟聽彼

顛倒而已謹遵明旨開發前跡為我陛下一一言之夫忍完兩年僉事遊陟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徒恃歷任貪婪之物賄買跳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万國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忍完始至聞後股破景惶欲避入德城循下三鼓約臣西關臣未之允乃托德州大紳及僑寓詞臣代彼轉為一為謝陞因避兵出居城外衆臣開門放渡于河岸立設一為方拱乾同完昭臣于南城古廟臣供各以援兵非守堞之用督師非入

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由于兵丁內潰手固州軍民所共聞見不敢掩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代庖炙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撫鎮之囮子部堂臺省半屬頤指氣使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君父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臣名通厥常禮大壞祖宗封疆淆亂天下風俗臣私悲隱痛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此臣所謂感憤觸忌也語云犯工干主其罪可

敢乖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乙榜孤蹤不言不敢
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古故不避首輔周
延儒與舉國媚附之時局略進一言至于中樞主計皆
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此數十年相沿錮習通天下所
共知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有餉不出京
之謠外之根儲營倉總兵鎮將另有書帕折馬餽送新
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遲速多寡比比皆然難以枚舉
秖如餉庫書辦頂首役價動至萬金非齋書例何以厚

售至此近如李邦典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缺
之價叙功憑孔方爲優又不止于常例者一則木偶昏
憒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拼長跽丐科道閣部免參
有警惟以添撫添督卸脫諉推閣兵而萬名不得千名
之用閣餉而入孔全無出孔之稽今日議設也撫明日
議添也督聽徒爲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衆祇之實
看臣所謂皆轟虛文請餉必餽常例也遵旨具奏毫不
敢隱伏乞陛下憐臣孤蹤先賜褫革以謝權奸至臣所

請增兵與前所請新餉亦祈勅下山東撫按早設題覆
為善後計毋令後來道臣過磬而嘆無米掣肘也

糾逆二輔

七月御中左門召内閣三法司堂上官刑科掌印官提
罪督范志完與雷縯祚質對帝問縯祚前劾范志完縱
兵淫掠又以金銀行賄是實的麼縯祚奏俱是實的又
問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縯祚對周延儒
招権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

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心葵然後得之
帝怒即命逮心葵又問忠究戰馬何所餽忠究對無其
事禎祚與吳甡同黨是甡㕥他參臣帝聞黨字怒解又
問逮誰與吳甡為黨忠究對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黨
一半是吳甡之黨兩家不和因連累及于臣工乃喚刑
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問忠究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
上面訊忠究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廷大
法豈是論黨之時忠究曰孫承澤與吳甡同黨前因救
山書　卷十七　四十二

馬成名抄殺臣也是吳姓叫他做的上微笑承澤曰皇
上問臣臣不敢不正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
市棍望上自有鑒裁上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逗留之罪
志完對在大王庄與副總兵賈芳名對敵衆大風敗之
上怒大聲斥其妄喚大理寺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
所聞云何履中對如績所言上曰趙光抃亦逗留但殺
志完何以服之并逮光抃錦衣衛駱養性命
差的當官校取周延儒吳甡星夜來京候問

儲蓄選才

六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帝王義兵戡勝不廢征討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表被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鄧林所恤喬木必繁歐陽所鎔干將必就則孫倫之法首吾耳皇工捐辭思將不吝千金買骨之假勤又數年前曾詔取兆臣爲挾儲選材疏嘉其言之可採乃令兵患未息督

撫兵備望望之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詳確施
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以
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
以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遇總
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即遇巡
邊關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
候尚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邇年以來添設
未嘗不備員推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推用何竟寂

參宣扶言獨見止于聖明而廷臣多自覷長轡不錄古
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劑增減終以己意變更是猶三
年之艾不畜而求七年之病瘳也臣謂外之遺才散于
推知等官內之遺才散于京卿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為
聚斂誠于推知內搜樞曹則或以拜遺推或因保題擢
又或因修城隍練土著實有成效者擢要使樞曹數十
員果富于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誠于
京卿內覓佐樞則或從現任擢或從棄廢拔又或從內

邉之蕃臬郡守雖有殊幹者拔要使侍郎數員或精于
揀是則邉方督撫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
詔群臣精選銓除實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壓異日有功
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邉方兵餉乏人
兼之而設侍郎及邉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邉方督撫乏
人故兵部真邉才之要門而京卿則僅邉才之一途也
今者除禮部一席尋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于京
卿內除用而猶查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欲

人人庶李辭白屐援遷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者也臣見邇年行取知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計收揉平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曆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洋翔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徇當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船三器之誇謾徒供五刑三

就之罪棄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皇上將勅吏兵二部及今合志覓應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歷嚴疆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體勢殊異則宜酌高拱未盡之言為將來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敵愾奇功無以他途畀而凡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遷又視他部獨優行見皇上意向所在即為功名使天下才知之士咸鼓舞奔走于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備道缺員

循數之才稍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違其實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潛移于彼向何以鑽營茲何以規避皇上但一按籍語問均無辭以逃罪矣

遇災修省

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藉內發帑一千兩令太醫院分城治病民又發銀二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殯亡者下諭部院曰邇來災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亡甚慘朕與諸臣方拯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今失事各案速

行回給戰守有功速行察叙朕在宮中已久服澣濯之衣今于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供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内員早敎減去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可節省者照此推行其選嬪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臣工或居官不職或貪酷橫行通着痛加創艾不得徒事修省虛文

賦役逃亡

九月京東屯田總理周應期疏言各道所報有一邑荒至千五百頃有通邑不播千頃而荒六七百頃者細詢

甚故羊為積逋所驅羊為雜差所苦而雜差中如驛馬
儀馬芝蔴棉花絨等為更若富者傾貲以買免貧者避
役而逋逃即日懸募墾之令何益哉鐵輔根本之地天
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上惻念殘地蠲錢糧二年則內
庫之芝蔴花絨皆在免中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若使
民自為耕為長策與其避逃而招集不若先寬其役而
俾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蠶宥之變

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秦翼明出商洛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　寧二鎮兵為後勁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寨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兵洛軍聲大震李自成自襄陽來拒戰敗之奔汝州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降所失各縣寶豐郟縣俱復適大雨連旬兵飢而譁降賊李際遇陰通賊賊卒精鋭大至薄官軍甫接戰賊伏

兵四起官軍大敗傅庭同高傑引兵西走賊追四百里
至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闖賊弟一隻虎名李過以
督師大纛給守關者衆開突入李自成自後夾攻
官軍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降夫
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有兵盡隨督師止川兵三百人
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按察司黃絅指揮崔爾達
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韋世綱俱死之李自成據秦王
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

考選庶常

十月諭吏禮二部考館大典必文行兼優方許入選着各省直九卿翰林科道將同鄉進士舉其年力四十以下德器凝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彙奏不許徇私如有營競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衙門仍詳加甄檢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豫裁將諭

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畧推舉且係秦人着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餉根稽核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剋期蕩掃有功破格陞賞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罷退坐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秦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

金鑾殿耳天燄去之諸臣皆脫去行禮畢呼秦督余應
桂過跪帝曰逆延入秦特命爾及監軍前往早平狂逆
早安萬民總督事権原重各邊撫鎮俱聽爾調度一切
設措餉根招用驍將鼓舞鄉勇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
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好良善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
桂再三辭之言闖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
根餉尚無實着陝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義惑之本
地餉如何追徵將來所撥川餉亦隔有為秘帝呼戶臣

倪元璐題曰該督説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藴京説孫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幾何又司官劉邦弼催到十萬又剩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允撥蔡督十二萬蔡中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破此銀難徴如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濟應桂奏催徴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求皇上允撥十萬與臣徑到彼順帶入蔡元璐奏山西近京外解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遲需不敢輕許帝曰

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保鎮姜瓖劉鎮薛敏忠二人
皆秦人各有家丁不允呼霍達過跪命作速前去達奏
如西安尚在臣從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省城但恐
西安不保事體就難據撫臣金毓峒承差報孫傳庭兄
在潼關外七里鋪劉營白廣恩高傑二人皆戰將初勝
賊後又退到二里地犯險自守及不能支方退入關賊
踰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撫臣東走撫臣馮
師孔西走關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

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坐死無辭因慟哭伏地上許其熟練地形實心任事令他語諭事理盡心去做令發應桂銀花銀牌及紵絹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發御馬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叩謝而出時闖賊已入關万推蔡督無肯行者帝謂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赦罪起用何故欲推督撫便若無人意蓋指張鳳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實非邊才行至山西傍徨河干竟不敢過遂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化

熙與交代竟回山東從此秦無督矣

降將光見

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河而南時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俟三邊定直窺京師高傑于軍中遣人上書言闖賊以數十萬衆謀犯京師關係重大急宜策備調兵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兵控禦真保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紫荊再命左良玉出荊襄入南洛以擊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開膠萊河

十二月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户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又登開養魚池為通渚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晉省之變

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窺山西晉王有移地逃避之意下諭飭之曰逆寇入關迫切三晉王世鎮此土

正宜鼓倡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弘著維城之
義比據真定巡按官奏稱王有移地避寇之意雖係傳
聞語不足信然近日豫楚各藩多有棄城先去流離困
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
恕也王其捐貲饗士堅守社稷式聳桐封朕將嚴飭督
撫各官協力保障必無他虞倘或輕率妄動自取咎悔
悔之晚矣王其慎之故敕未幾李自成渡河而東破河
津平陽知府張嶙然降遂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眾攻

城甚力巡撫蔡懋德率民軍百法守之矢石傷賊甚衆忽城中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守城將張雄為賊内應賊入城懋德死之晉王降賊隨賊北來